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氓。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个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打仗的时候,会许诺攻下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武力为主,动辄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则,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

史海钩沉

张鸣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书中,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把晚清到民国有关的故事挨个道来:讲风流政客陈公博、警察头子赵秉钧,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

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的(应该说是满人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阀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兵爷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惟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神乐坂

前面提到,我父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非常严格的。出身于大阪商家的母亲,只是因为饭桌上鱼的摆法就曾挨过父亲严厉的训斥:“混账!你是打算让我剖腹自尽吗?!”

剖腹自尽的人死前吃的饭菜的摆法似乎是极其特别的,其中鱼的摆法就与日常生活不同。父亲在孩提时代就梳着武士发髻,到了儿女成行的此时,他也是常常背对壁龛端端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起居举止如此严谨的人,给他的鱼居然像供剖腹自尽者食用的一样摆着,当然要大动肝火了。我想,鱼鳍朝哪个方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每遇到母亲为此遭受训斥时,总是满怀同情地望着她。

但是母亲却总是把它摆错,每次摆错她都遭到父亲的训斥。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母亲常常为此挨他训斥,对于父亲这种繁文缛节也就当耳旁风了。

给剖腹自尽者上菜的规矩,直到今天我还不甚了然。这是因为我还拍过有这种场面的电影。据说,给客人吃的鱼,鱼头朝左,鱼腹朝着客人。给剖腹者上的鱼,大概是鱼头朝右,鱼背朝着本人。大概那是因为,如果让剖腹者看到剖开的鱼腹,未免太残酷了。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而已。不过,母亲把鱼腹对着对方就等于做了不可饶恕的事,这一点我难以理解。照理说,母亲不过是把鱼头左右摆反了而已。仅仅为了这一点就遭到父亲的训斥,未免太不公平。

我孩提时代,因为吃饭不合规矩也屡遭父亲训斥。拿筷



人物传记

黑泽明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夜哭郎”,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最后如何执导《罗生门》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奋斗的伟大灵魂,娓娓道来。

子不合规矩,父亲就倒拿着筷子,用筷子头狠狠地打我的手。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如前所述,却常常带我去看电影。我们看的主要是西洋影片。

神乐坂有一家专放西洋片的影院,名叫牛■馆,我在这里常常看连续剧武打片,或者威廉·哈特主演的影片。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连续剧武打片有:《虎的足迹》《哈里根·哈奇》、《铁爪》《深夜的人》,等等。

哈特的作品和约翰·福特西部的片相似,都是表现男子

汉英雄气概的。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阿拉斯加比西部还要多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手持双枪的哈特的面孔、他那镶着金边的皮帽、戴着宽檐帽子的马上英姿,以及在阿拉斯加的森林雪地上前进时戴着皮帽、身穿皮衣的形象。而久久难忘的则是,这部影片表现了铮铮铁汉的气魄,以及男子汉的汗臭味儿。

这个时期,他也许已经看过卓别林的作品,但我不记得他在表演上有什么模仿卓别林之处,模仿的痕迹可能是稍后才有的。

究竟是这一时期还是稍后一些时候,已经说不准了。总之,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记忆。那就是描写南极探险的影片,是我的大姐姐带我到浅草看的。

探险队员们不得已只好把因病动弹不得的向导狗扔下,继续赶着狗拉的雪橇前进。但是那只濒死的狗竟然晃悠悠地站起来,拼死命追上去,忠于自己的职守,跑到雪橇的前面。

当我看到那条狗强忍病痛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心如刀绞。狗的脸上表现出凄苦和悲痛,然而那是一副高贵的面孔。

泪湿了我的眼睛,以至看不清画面了。但是,我仍然模糊地看到,探险队员把那条狗拉开,带它到雪坡的后面去。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一枪把它打死了,因为一声枪响,拉雪橇的狗吓得乱了套。

我痛哭失声,尽管姐姐百般安慰,我也难以抑制悲痛。姐姐无计可施,只好领着我出了影院。我依旧痛哭不止。至今我也没有忘记那狗的面部表情,而且每次想起它就不由顿生虔诚的敬佩。

僵持不下

气归气,这么闹说来也没什么意思,是谁的孩子不是谁的孩子有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并不算长,董老师已经发现了,发现邻居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倒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坏事。他能从邻居们的眼神里感到这种变化。那天,烧饼的好朋友、卖油条的马萝兰在加油站那边看到了他,扔下了手里的事就凑过来,还紧赶了几步,对董老师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再怎么也把自己女人和姑娘都放在外边睡,要是冬天你是不是想把她们娘儿俩冻死?

董老师想这件事的时候,母亲在屋里说话了:“都进来。都进来。今天是我的生日,都进来好好儿吃饭。”母亲这么一说,董老师才发现放在外边的饭菜这时都已经进了屋。这时候,烧饼已经在棚子下的盆子里洗手,这是她的习惯,做完饭,吃饭前,再干净的手,也要洗一洗。董老师忽然又很恼火,恼火自己失败了,这让他忽然有些在心里埋怨母亲的生日,怎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过生日。董老师进了门,在那张圆桌边一屁股坐下。二弟一家已经坐好了,他和二弟坐在母亲身边,这是规矩,不成文的规矩,二弟媳妇和烧饼再挨着自己和二弟坐,多少年了,他们都这么在一起坐着吃饭。现在又要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董老师看看外边,心里忽然又有点高兴,问题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结束,这件事结束了也好,这倒要感谢母亲的生日。

董老师这么想着,就听着母亲对外边的烧饼说:“你快

家庭小说

王祥夫著

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



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这时,笑笑不见了,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十五岁的笑笑,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

进来,小张你快进来。”

外边却没有动静,这出乎董老师的意料。“快进来,小张。”董老师的母亲又说了一句。

但外边还是没有动静。但意思已经明了,烧饼和笑笑都在等董老师的话。

“阿大,你让她们进来。”董老师的母亲把脸转过来,命令董老师。董老师没说话。

“阿小,你不会让你嫂子进来?”董老师的母亲又对董老师的弟弟说。董老师的弟弟看看董老师,也没说话。

“你呢?也不会?”董老师的母亲又对董老师的弟媳妇说。董老师的弟媳妇就更不可说话了。

只那么一会儿,一小会儿,十分短暂的一小会儿,要是董老师说“你们都进来吧”,外边的烧饼和笑笑可能就进来了,最多也不过是说出两句或者是再加上点眼泪,事情也许就結束了,但董老师忽然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竟然是这样的一句:“我还不愿让她们进来呢。”

“阿大!”董老师的母亲大叫了一声。

董老师又说:“这又不是去人民饭店吃饭!”董老师的话只说了一半,什么意思呢,谁也不明白,连烧饼也不明白,董老师的兄弟媳妇不再嗑瓜子,在想董老师的这句话。屋子里一下子静得没一点声音。

这顿生日饭到后来吃得真是十分无趣,要是董老师的母亲再坚持下去,情况也许就会有新的变化,但董老师母亲的兴趣马上转移到了蛋糕上边,她说这蛋糕怎么这样好看,上边的花是不是真的?人老了有时候真是像小孩子。董老师这时心里倒有十二分的埋怨,是对母亲:你就那么馋?你就没吃过蛋糕?你就不会再多说几句让她们进来?这时,偏偏弟媳妇站起身手里拿了盘子要拨菜,红红绿绿把每样菜都拨一些出去让烧饼和笑笑吃。她怎么不出去拉烧饼和笑笑进来?董老师心里想。

董老师张张嘴,瞪瞪眼,看着自己的弟媳妇已经把菜端了出去。

“你们吃吧,我们不饿。”烧饼在外边僵硬地说,她觉得自己满肚子里都是鼓鼓的,不知道塞进去了什么。

老黑胶唱片

洞里面黑洞洞的,我用电筒一照,天哪!那里有个箱子!“宝藏!”我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奥里奥用手毫不费力地把箱子盖打开了,手电的光线把里面照亮了,全是石头。这种石头在岛上简直是随处可见。“我们有救了!”他叫道,“这里没有宝藏!”

“阿图尔,”我好像傻了一样地说道,“那么他就不会来杀我们了吗?”

“现在不会!为什么杀呢?阿图尔是个很有理智的人,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利益,就不值得冒任何风险。”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我问他。

“看起来像一张字条,一张包在塑料袋里的字条。”是恩里克留下的,里面写着: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找到宝藏了!如果你们已经到达了这里,你们一定已经历过了人生中难忘的日子了吧。这就是人生的宝藏,希望你们知道如何过完剩下的岁月。爱你们的,恩里克

我们默默陷入了沉思。我们一起潜进水里,穿着那件已经排尽空气的背心,一直下到隧道的那个深度。我们交替使用氧气罐,当一个人不能坚持的时候就接过面罩吸几口,等到另外一个人不行的时候再换给他用。

回家的途中,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奥里奥。我们两个人都假装在石洞里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奥里奥连声晚安都没说就消失了,我知道是时候收拾行李了,寻宝探险就此结束。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小桌子上留下了两张老黑胶唱片。我不禁

悬疑小说

乔治莫里斯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



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27岁生日的那一天,她收到了两枚戒指。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令她难以预料的是,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

浑身一颤,上帝啊,那不是恩里克死之前听的两张唱片吗?

于是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里面的音乐。闭上眼睛,又开始做梦了。这个戒指又让我在幻觉中看到了那些死去戒指主人所经历的故事。我把那枚戒指从手上摘下来扔在了桌上,下楼去找阿丽西娅,告诉了我刚才梦到的事情,她把我带到她的房间。然后她开始娓娓道来:“……恩里克不喜欢女人就像我不喜欢男人一样。我们在各自家族的压力下组成了这个家庭,

我们都希望有个儿子,而这也就是我们那段时间唯一的生活方式。……看到奥里奥,我就觉得这个牺牲值得。”

“恩里克总是给我讲那些关于他祖父和曾祖父创建圣殿骑士兵团的故事,而且还改变了他们的规章,就是为了能把我吸纳进去。但当阿纳伍带着那些版面和宝藏的故事出现之后,他一下就被那个给迷上了。那个时候跟波瓦家的矛盾刚刚开始。他的朋友马努埃尔,就是他疯狂爱着的那个伴侣,也被他接纳为圣殿骑士的一员。他们一起发下圣殿誓言,也就是艾巴隆达的德巴诺希腊贵族们的诺言。

“当马努埃尔被他们谋杀之后,他彻底绝望了,无法控制地号啕大哭,几天之后,他突然告诉我他杀了四个人,为马努埃尔报了仇。

“有一阵子我一直都没他的消息,我认为他是去找宝藏,但无功而返……前段时间,他被诊断为艾滋病,警察已在跟踪他,而且波瓦家族的那个走私艺术品的黑手党也在跟踪他,他给你们计划了这个最后的藏宝游戏。”

阿丽西娅喝了一口白兰地。我也喝了一口,想起刚才所梦到的一切。“我在那间房就是恩里克原来睡觉的吧?”“是的。”“是你将那些黑胶片放在桌上的?”“是我做的。”“你就是想看到我发生这样的事吧。”

她什么都没说,喝了口酒。

阿纳伍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阿丽西娅告诉我,他住在一个租赁的房子里。在他家门口,我看到了他。他的目光在我的手上游走着,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戒指对他而言象征着绝对的权威。